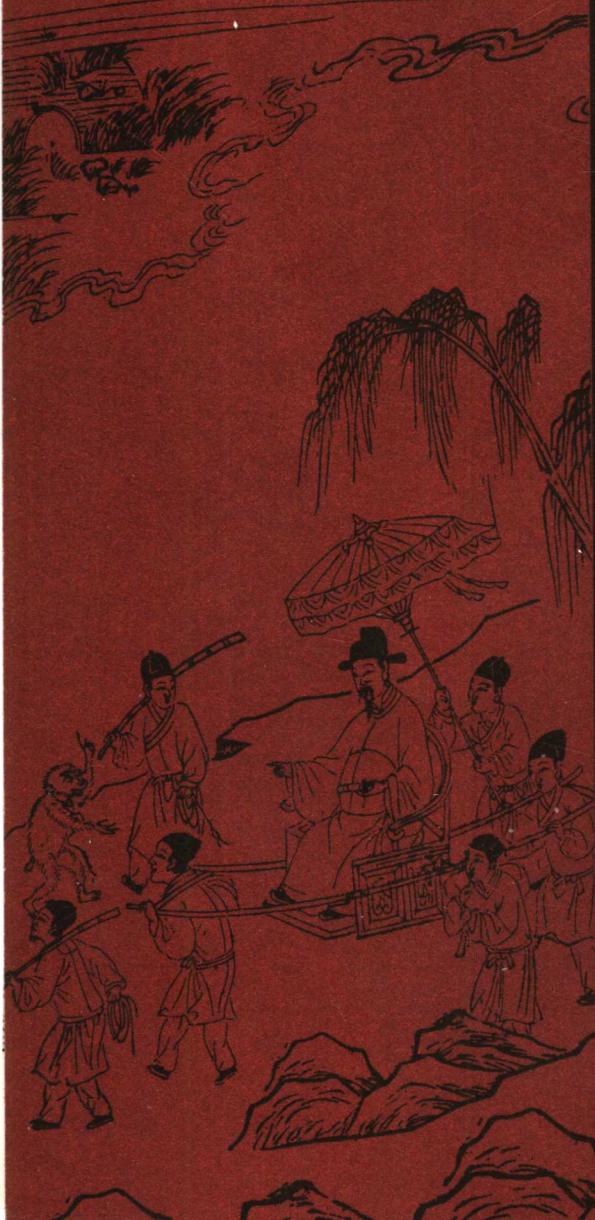


智囊

第三卷

明 冯梦龙 著



中國歷代奇書

这是一部毛泽东曾经熟读并亲自点评过的奇书，也是一部闪烁着智慧之光的用智全集，被誉为“中国智慧论精品之书”。《智囊》一书为后世政治家所倍加推崇，这部奇书的传承，客观上起到了破愚导知的思想启蒙作用，而其取胜制胜的实践意义则更为广泛而深远。

主编：耐咏 • 中国文史出版社

修身立命 繁枯之作 优游官场 洞悉世情 修身立命 繁枯之作
修身立命 繁枯之作 优游官场 洞悉世情 修身立命 繁枯之作

绣像本

悉世情

修身立命

繁枯作



目 录

上智部总叙	(一)	智囊序	(七)
上智部	(二)	智囊叙	(五)
		智囊补自叙	(四)
		智囊自叙	(三)
		导读	(二)



这是一部毛泽东曾熟读并评点过的奇书，堪称中国古代智慧论精品，不仅起到了破愚导知的思想启蒙作用，而其驭智制胜的实践意义则更为广泛而深远。



- 见大卷一 (二二)
远犹卷二 (二四)
通简卷三 (五九)
迎刃卷四 (八八)

明智部

- 明智部总叙 (一一三)
知微卷五 (一一四)
亿中卷六 (一四〇)
剖疑卷七 (一六六)
经务卷八 (一八四)

察智部

- 察智部总叙 (一一一)

得情卷九

(二三三)

诘奸卷十

(二五七)

胆智部

胆智部总叙

(二八九)

威克卷十一

(二九〇)

识断卷十二

(三〇四)

术智部

术智部总叙

(三一八)

委蛇卷十三

(三一九)

谬数卷十四

(三二八)

权奇卷十五

(三四八)

这是一部毛泽东曾熟读并评点过的奇书，堪称中国古代智慧论精品，不仅起到了破愚导知的思想启蒙作用，而其取胜的实践意义则更为广泛而深远。



捷智部

中代奇書



四

捷智部总叙

灵变卷十六

(三七二)

应卒卷十七

(三七四)

敏悟卷十八

(三九七)

语智部

语智部总叙

(四三三)

辩才卷十九

(四三四)

善言卷二十

(四六二)

兵智部

兵智部总叙

(四七八)

- 不战卷二十一 (四八〇)
制胜卷二十二 (四九八)
诡道卷二十三 (五三〇)
武案卷二十四 (五六四)

闺智部

- 闺智部总叙 (五九二)
贤哲卷二十五 (五九五)
雄略卷二十六 (六一八)

杂智部

- 杂智部总叙 (六四三)
狡黠卷二十七 (六四四)
小慧卷二十八 (六七五)

这是一部毛泽东曾熟读并评点过的奇书，堪称中国古代智慧论精品，不仅起到了破愚导知的思想启蒙作用，而其取智制胜的实践意义则更为广泛而深远。

陈懋仁云：泉州库贮败铁甚夥，皆先后所收不堪军器也。余尝监收，目击可用，乃兵丁饰虚，利在掊餉，不论堪否，故毁解还。余议堪者，官给工料，分发各营，修理兼用；不堪者作器与之，于军器银内，银七器三，照额搭给，解查验盘，一如新造之法。并散雨湿火药，而加硝提之，计省二千余金，即于饷银内扣库，以抵下年征额。节军费以纾民力，计无便此。乃当事者泛视不行，终作朽物，惜哉！

叶石林在武昌，岁值水灾，京西尤甚，浮殍自唐、邓入境，不可胜计，令尽发常平所储以赈。唯遗弃小儿，无由处之。一日询左右曰：「民间无子者，何不收畜？」曰：「患既长或来识别。」叶阅法例：凡伤灾遗弃小儿，父母不得复取。遂作空券数千，具载本法，即给内外厢界保伍。凡得儿者，皆使自明所从来，书券给之，官为籍记，凡全活三千八百人。

先是浙民岁输丁钱绢紝，民生子即弃之，稍长即杀之。虞公允文闻之恻然，访知江渚有荻场，利甚溥，而为世家及浮屠所私。公令有司籍其数以闻，请以代输民之身丁钱。符下日，民欢呼鼓舞，始知有父子共

毛泽东曾经熟读并亲自点评过这本奇书，一代伟人在政治、军事等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和运筹帷幄方面，无不闪耀着若干足可运用《智囊》精髓的闪光之光。

聚之乐。

韦孝宽为雍州刺史。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堠，经雨辄毁。孝宽临州，勒部内当堠处，但植槐树，既免修复，又便行旅。宇文泰后见之，叹曰：『岂得一州独尔！』于是令诸州皆计里种树。

魏李崇为兗州刺史。兗旧多劫盗，崇命村置一楼，楼皆悬鼓，盗发之处，乱击之，旁村始闻者，以一击为节，次二，次三，俄顷之间，声布百里，皆发人守险。由是盗无不获。

仲淹知延州。先是总官领边兵万人，钤辖领五千人，都监领三千人，寇出，则官卑者先出御。仲淹曰：『将不择人，以官为次第，败道也！』乃大阅州兵，得万八千人，分六将领之，将各三千，分部训练，使量贼多寡，更番出御。

世庙时，倭蹂东南，抚按亟告急请兵。职方郎谓：『兵发而倭已去，谁任其咎？』尚书惑之。阶相持不可，则以羸卒三千往。阶争之曰：『江南腹心地，捐以共贼久矣。部臣于千里外，何以遥度贼之必去，

又度其去而必不来，而阻援兵不发也。夫发兵者，但计当与不当耳。不当发，则毋论精弱皆不发，以省费；当发，则必发精者以取胜，而奈何用虚文涂耳目，置此三千羸卒与数万金之费以喂贼耶！」尚书惧，乃发精卒六千，俾偏将军许国、李逢时将焉。国已老，逢时敢深入而疏，骤击倭，胜之，前遇伏溃。当事者以发兵为阶咎，阶复疏云：法当责将校战而守令守，今将校一不利辄坐死，而府令偃然自如。及城溃矣，将校复坐死，而守令仅左降，此何以劝怨也！夫能使民者，守令也，今为兵者一，而为民者百，奈何以战士并责将校也！夫守令勤，则粮饷必不乏；守令果，则探哨必不误；守令警，则奸细必不容；守令仁，则乡兵必为用。臣以为重责守令可也。」

阶又念虏移庭牧，宣、大与虏杂居，士卒不得耕种，米麦每石值至中金三两，而所给月粮仅七镮，米菽且不继。时畿内二麦熟，石止直四镮，可及时收买数十万石，石费五镮，可出居庸，抵宣府，费八镮，可出紫荆，抵大同。大约合计之，费止金一两，而士卒可饱一月食，其他米麦，当亦渐平。乃上疏行之。

种世衡所置青涧城，逼近虏境，守备单弱，刍粮俱乏。世衡以官钱贷商旅，使致之，不问所出入。未几，仓库皆实。又教吏民习射，虽僧道、妇人亦习之，以银为的，中的者辄与之。既而中者益多，其银重

毛泽东曾亲热读并亲自点评过这本奇书，一代伟人在政治、军事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和运筹帷幄方面，无不闪烁着若干灵光运用《智囊》精髓的闪光之光。



中
國
歷
代
奇
書



二二六

轻如故，而的渐厚且小矣。或争徭役轻重，亦令射，射中者得优处。或有过失，亦令射，射中则免之。由是人人皆射，富强甲于延州。

杨掞本书生，初从戎习骑射，每夜用青布藉地，乘生马跃，初不过三尺，次五尺，次至一丈，数闪跌不顾。孟珙尝用其法，称为『小子房』。

曹玮在秦州时，环、庆属羌，田多为边人所市，单弱不能自存，因没彼中。玮尽令还其故，以后有犯者，迁其家内地。所募弓箭手，使驰射，较强弱，胜者与田二顷。再更秋获，课市一马，马必胜甲，然后官籍之，则加五十亩。至三百人以上，因为一指挥。要害处为筑堡，使自堑其地，为方田环之。立马社，一马死，众皆出钱市马。后开边壕，悉令深广丈五尺，山险不可堑者，因其峭绝治之，使足以限敌，后皆以为法。

永初四年，羌胡反乱，残破并、凉，大将军邓骘以军役方费，事不相赡，欲弃凉州，并力北边；譬如衣败，用以相补，犹有所完，不然，将两无所保。议者咸以为然。诩说太尉李修曰：『窃闻公卿定策，当

弃凉州。夫凉州既弃，即以三辅为塞。三辅为塞，则园陵单外，此不可之甚者也！谚曰：「关西出将，关东出相。」观其习兵壮勇，实过余州。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，为腹心之害者，以凉州在后故也。其土人所以摧锋执锐，无反顾之心者，为臣属于汉故也。若弃其境域，徙其人庶，安土重迁，必生异念。如使豪

杰相聚，席卷而东，虽贲、育为卒，太公为将，犹恐不足当御。议者喻以补衣犹有所完，诩恐其

疽食浸淫而无限极，弃之非计。」修曰：「然则

计将安出？」诩曰：「今凉土扰动，人情不安，

窃忧卒然有非常之变，诚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

数人，其牧守令长子弟，皆除为冗官。外以劝

励，答其功勤，内以拘制，防其邪计。」修善其

言，更集四府，皆从诩议。于是辟西川豪杰为掾

属，拜牧守长吏为郎，以安慰之。

俺答孙巴汉那吉，与其奶公阿力哥，率十余



毛泽东曾经常读并亲自点评过这本书，一代伟人在政治、军事等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和运筹帷幄方面，无不闪烁着若干灵活运用《智囊》精髓的闪光之光。

骑来降。督抚尚未以闻，张江陵已先知之，贻书王总督查其的否，往复筹之，曰：「此事关系甚重，制虏之机，实在于此。顷据报俺酋临边索要，正恐彼弃而不取，则我抱空质而结怨于虏。今其来索，我之利也。第戒励将士，坚壁清野以待之，使人以好语款之。彼卑词效款，或斩我叛逆赵全等之首，誓以数年不犯吾塞，乃可奉闻天朝，以礼遣归。但闻老酋临边不抢，又不明言索取其孙，此必赵全等教之，诱吾边将而挑之以为质，伺吾间隙而掩其所不备。唯当并堡坚守，勿轻与战，即彼示弱见短，亦勿乘之。多行间谍，以疑其心，或遣精骑出他道，捣其巢穴，使之野无所掠，不出十日，势将自遁，固不必以斩获为功也。续据巡抚方金湖差人鲍崇德亲见老酋云云，其言未必皆实。然老酋舐犊之情，似亦近真，其不以诸逆易其孙，盖耻以轻博重，非不忍于诸逆也。乳犬駒，蓄之何用？但欲挟之为重，以规利于虏耳。今宜遣宣布朝廷厚待其孙之意，以安老酋之心。却令那吉衣其赐服绯袍金带，以夸示虏使，彼见吾之宠异之也，则欲得之心愈急，而左券在我，然后重与为市，而求吾所欲，必可得也。俺酋言虽哀恳，身犹拥兵驻边，事同强挟，未见诚款，必责令将有名逆犯，尽数先送入境，掣回游骑，然后我差官以礼送归其孙。若拥兵要质、两相交易，则夷狄无亲，事或中变；即不然，而聊以胁从数人塞责，于国家威重，岂不大损！至于封爵、贡市二事，皆在可否之间。若鄙意则以为边防利害，不在那吉之与不与，而在彼求和之诚与不诚。若彼果出于至诚，假以封爵，许其贡市，我得以间，修其战守之具，兴屯田之利，边鄙不耸，稽人成功。彼若寻盟，



则我示羁縻之义，彼若背盟，则兴问罪之师。胜算在我，数世之利也。诸逆既入境，即可执送阙下，献俘正法，传首于边，使叛人知畏。先将那吉移驻边境，叛人先入，那吉后行，彼若劫质，即斩那吉首示之，闭城与战。彼曲我直，战无不克矣。阿力哥本导那吉来降，与之，必至糜烂。今彼既留周、元二人，则此人亦可执之以相当，断不可与。留得此人，将来大有用处，唯公审图之。后蒙古驰谕虏营，俺答欲我先出那吉，我必欲俺答先献所虏获。俺答乃献被掳男妇八十余人。夷情最躁急，遂寇抄我云石堡。蒙古亟令守备范宗儒以嫡子范国固及其弟宗伟、宗伊质虏营，易全等。俺答喜，收捕赵全等，皆面缚械系，送大同左卫。是时周、元闻变，饮鸩死，于是始出那吉，遣康纶送之归，那吉等哭泣而别。巡抚方逢时诫夷使火力赤猛克，谕以毋害阿力哥。既行，次河上，祖孙鸣鸣相劳，南向拜者五，使中军打儿汉等人谢，疏言：『帝赦我逋迁裔，而建立之德无量，愿为外臣，贡方物。』请表笺楷式及长书表文者。江陵复移书总督，曰：『封贡事，乃制虏安边大机大略，时人以猜嫉之心，持庸众之议，计目前之害，忘久远之利，遂欲摇乱而阻坏之，不唯不忠，盖亦不智甚矣。议者以讲和示弱、马市起衅，不知所谓和者，如汉之和亲、宋之献纳，制和者在夷狄，不在中国，故贾谊以为「倒悬」，寇公不肯主议。今则彼称臣乞封，制和者在中国，不在夷狄，比之汉宋，万万不侔。至于昔年奏开马市，彼拥兵压境，恃强求市，以款段弩罟索我数倍之利，市易未终，遂行抢掠，故先帝禁不复行。今则因其入贡，官为开集市场，使与边民贸易，其期或三日二日，

毛泽东曾经熟读并亲自点评过这本奇书，一代伟人在政治、军事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和运筹帷幄方面，无不闪烁着若干灵活运用《智囊》精髓的闪光之光。



中
國
歷
代
奇
書



二二〇

如辽开原事例耳，又岂马市可同语乎？至于桑土之防，戒备之虑，自吾常事，不以虏之贡不贡而有加损也。今吾中国，亲父子兄弟相约也，而犹不能保其不背，况夷狄乎！但在我制驭之策，自合如是耳。数十年无岁不掠，无地不入，岂皆以背盟之故乎！即将来背盟之祸，又岂有加于此者乎！议者独以边将不得捣巢，家丁不得赶马，计私害而忘公利，遂失此机会，故仆以为不唯不忠，盖亦不智甚矣。』已乃于文华殿面请诏行之，又以文皇帝封和宁、太平、贤义三王故事，拣付本兵，因区画八策属崇古。崇古既得札，遂许虜，条上封贡便宜，诏从之。俺答贡名马三十，乃封俺答为顺义王，余各封赏有差，至今贡市不绝。



板升诸道既除，举朝皆喜。张江陵语督抚曰：『此时只宜付之不知，不必通意老酋，恐献以为功，又

费一番滥赏，且使反侧者益坚事虏之心矣。此辈宜置之虏中，他日有用他处，不必招之来归，归亦无用。第时传谕，以销兵务农，为中国藩蔽，勿生歹心，若有歹心，即传语顺义，缚汝献功矣。然对虏使却又云：「此辈背叛中华，我已置之度外，只看他耕田种谷，有犯法、生歹心，任汝杀之，不必来告」，以示无足轻重之意。』

顾嶽《海槎余录》云：「儋耳七坊黎峒，山水险恶，其俗闲习弓矢，好战，峒中多可耕之地，额粮八百余石。弘治末，困于征求，土官符蚺蛇者恃勇为寇，屡败官军。后蚺蛇中箭死，余党招抚讫。嘉靖初，从侄符崇仁、符文龙争立，起兵仇杀，因而扇动诸黎，阴助作逆。余适拜官莅其境，士民蹙额道其故。余曰：『可徐抚也。』未几，崇仁、文龙弟男相继率所部来见，劳遣之。徐知二人已获系狱，故发问曰：『崇仁、文龙何不亲至？』众戚然曰：『上司收狱正严。』余答曰：『小事，行将保回安生。』众欣然感谢。郡士民闻之骇然，曰：『此辈宽假，即鱼肉我民矣。』余不答，既而阅狱，纵系囚二百人，州人咸赏我宽大之度，黎众见之，尽磕首祝天曰：『我辈冤业当散矣。』余随查该峒粮，俱无追纳，因黎众告乞保主，余谕之曰：『事当徐徐，此番先保各从完粮，次保其主何如？』众曰：『诺。』前此土官，每石粮征银八九钱，余欲收其心，先申达上司，将该峒黎粮品搭见征无征，均照京价二钱五分征收，示各黎俱亲身赴纳，因其来

这是一部毛泽东曾熟读并点评过的奇书，堪称中国古代智谋论精品，不仅起到了破愚导知的思想启蒙作用，而且取智的胜的意义则更为广泛而深远。

中
國
奇
書

二二二

归，人人抚谕，籍其名氏，编置十甲。办粮除排年外，每排另立知数、协办、小甲各二名，又总置、总甲、黎老各二名，共有百余人。则掌兵头目各有所事，乐于自专，不顾其主矣。日久寢向有司，余密察识其情，却将诸首恶五十余名，解至省狱二千里外，相继牢死，大患潜消。后落窑峒黎闻风向化，亦告编版籍。粮差讫，州仓积存，听征粮斛准作本州官军俸粮敷散，地方平安。

浙故有幕府亲兵四千五百人，分为九营，岁以七营防海汛，汛毕乃归，其饷颇厚。万历十年间，吴中丞善言奉新例减饷三之一，又半给新钱，钱法壅不行，诉之不听，遂为乱。其魁马文英、杨廷用实倡之，拥吴令至营所，窘辱备至，迫书朘削状，以库金二千为酒食资，姑纵之。明日，二魁阳自缚诣吴及两台，言：『我实首事，请受法，他无与也。』众皆匣刃以俟。诸公惧稔祸，姑好言慰遣，而具其事上闻。少司马张肖甫奉便宜命抚浙代吴，未至而民变复作。初，杭州诸栅各设役夫司干锹，应役者自募游手充之。前二岁始严其法，必亲自受役。惮役者相率倚豪有力以免，而游手遂失募利，亦怨望。上虞人丁仕卿侨居，素舞文，与市大猾相结，假利便，言之监司守令，俱不听，意忿忿，且谓『官无如乱兵何，而如我何！』以此挑诸大猾。会仕卿坐他法荷校，诸大猾遂鼓众劫之，响应至千人，于是焚劫诸豪有力家以快憾。遂破台使者门，监司而下悉窜匿。张公抵嘉禾闻变，问候人曰：『兵哨海者发耶？』曰：『发矣。』『所留二营无恙